

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对大法许多大法弟子是从根本上相信的，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可是也往往有一些法我们不那么坚信，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影响了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

比如：师父讲过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安排，正念制止邪恶，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邪恶就不敢迫害。可是面对邪恶的时候，看到邪恶强大的外表，往往我们的心就开始胆突了，不想跟邪恶产生“冲突”，连真相也不敢讲了，产生了消极的状态，那么可能就会遭受到更大的迫害。其实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救度众生的，无论是谁，他首先是一个生命，对那些受蒙蔽的众生，我们是本着救度他们的愿望去讲真相的，不是跟人“斗”呀。

再如，对于出现病业的同修，特别是病业表现较大的，是不是真得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不在意，把心一放到底象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吗？那些查出“绝症”的，是不是觉得还是不放心，才到医院的？是不是觉得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医药的手法才踏实些呢？那么这不还是对法不坚信吗？

我们是师父亲自度的弟子，别说常人的医院，就是宇宙中任何一个其他的神都不敢动师父亲自度的弟子的修炼的路，那么不信师父，信谁呢？对法的不坚信，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魔难。

还有师父讲过炼功是解除疲劳、补充能量的最好办法，可是我们许多人包括我，往往就忽视了炼功。在特别疲劳的情况下，往往想到的还是睡觉，否则就觉得撑不住。但从那些每天坚持炼功的同修来看，他们往往每天睡三四个小时，都还精力充沛的做证实大法的事。我们真相信炼功对改变本体的巨大作用了吗？

再有，当 1999 年 7.20 迫害大法后、当“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当“九评”推出来以后、当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披露出来以后，多少学员被后天的观念障碍住了从而脱离了大法呀！甚至有的人走向了邪悟，自心生魔了，还觉得自己修得高。可是，出现的这些事情，师父早就在法中讲给我们了，我们信多少？理解多少？

未来正法修炼的路还会存在着对法根本不信的问题，每一步对大法弟子来讲都很关键，就是到最后，也还在考验我们“对法的本身能不能认识”(《精进要旨》)的问题，一定要保持正念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师信法，走好证实大法的每一步。

百分之百 信师信法

明慧网交流文章选编

目 录

| | |
|------------------------|----|
| 根本执著和信师信法 | 3 |
| 真正信师信法就不会转化 | 5 |
| 您百分之百的信师了吗？ | 6 |
| 也谈信师信法 | 8 |
| 信师、信法就能过好每一关 | 10 |
| 我们做到了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吗？ | 11 |
| 只要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 | 12 |
| 对法的坚定是一切的根本 | 13 |
| 危难面前想到求助于师父 | 15 |
| 也谈信师 | 16 |
| 从行为上看自己是否真的信师信法 | 18 |
| 不要小看自己 | 22 |
| “信”是一切正悟的根源 | 23 |
| 与走弯路的同修交流 | 24 |
| 关于信师信法的考验和感悟 | 25 |
| 信师信法是不能附带条件的 | 27 |
| 信师信法 五天回家 | 28 |
| 我们对师父正信到底有多少？ | 31 |

写这篇文章的最后，又有点感悟：我们是主佛的弟子，师父不是要我们修成个小神仙就行了，是要我们成就新宇宙中的王和主，要证悟自己天国世界的法，怎么证悟？当然不是在家学学理论就行了。你想啊，释迦牟尼、耶稣留下这种修炼文化都要实实在在的来人世间演出一场，我们要证悟自己的法，那就得从实践宇宙的法（按师父说的去做）中体悟。所以，我觉得各地有许多同修在助师正法当中，好象比在家“坚定实修”的魔难大一些，你可别难过，不久呀你会发现你是偏得。

就说这些吧，有悟错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们对师父正信到底有多少？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7 月 8 日】由于人的观念的影响和修炼层次的限制，我们往往对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者认为不太可信的事情产生怀疑，用人的思想衡量大法，经常产生“是不是这样？”、“可能吗？”等不正的念头。当师父有新的法讲出来的时候，由于我们跟不上正法的形势，也会被人的观念所障碍，从而偏离正法之路。

修炼说到底就是一个“悟”的问题，也就是西方讲的“信”，能不能完全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将直接关系着大法学员的正念。师父讲过：“你能不能坚定，能不能修到底，这是至关重要的。”（《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可是有多少学员被当前的形式障碍着不想向前走了，甚至有的学员因为不理解师父讲的一句话竟然不修了。

九九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有多少学员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了大法，根本上还是对法不坚信呀。师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过去有一个修道的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喝酒，忽然看到一个人，此人正是自己要找的可以修道的人，他就想要度这个人，想收他为徒弟。他问这个人：“想不想跟我去修道啊？”此人悟性和根基很好，就说：“我想去啊。”“你敢不敢跟我来呀？”他说：“我敢！”“我去哪里你都敢跟着吗？”“敢。”“好，那你跟我来吧！”他说着把那一掌大小的酒壶往地上一摆，打开盖，一下跳进酒壶里去了。他一看师父跳进去了，也学着师父的样子一跳，也进了酒壶。看热闹的人们都来趴在那个壶口往里一看，哎哟，一看里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呀，非常大。”（《法轮佛法（在

看守所的所长对犯人说：“你们干活多少没关系，只要让她吃了饭。号长挑了几个能说会道的轮番上，我不睁眼也不说话。一看没招，几个所长又开始上，每次都说架出去给她灌食。我想你不敢。眼前这阵势，真象《西游记》中的唐僧入了妖精洞，看着他们挺好笑，一方面又挺难过，唉，如果自己平时做的好，怎么会上这地方来。心里也一直求师父加持，请正神帮忙。

所长沉不住气了，他算计着人七天不吃饭就得死，跟局里联系，第二次又把我送进了医院，每一次都是浩浩荡荡，我是主角，我能感受到邪魔的无可奈何，却又不肯罢休。这期间同修们也一直给我发正念，并及时传递着我的消息，把我娘家婆家的人都招来了，我病房里开了锅，恶警们慌了手脚，要了个花招，说把人拉到局里让局长看看就放人，甩下我的家人，又把我送到了临时建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我觉的我该回家了，大脑里也总出现一句话：百分之百，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百分之百能走，半夜12点我发正念要走时，看见眼前的魔鬼恨的直咬牙，那大牙象大马的牙一样大，我想你咬牙也没用啊，师父让我走。就这样在一位亲人的帮助下，从隔着防盗窗的窗户顺利走脱。

暂时住到一位亲戚家，心里老是有点怕。师父讲过这宇宙中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生命，这“怕”当然也是生命，我不能养肥了它让它反过来控制我，除了发正念铲除“怕”外，我还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就这样，我又回家投入到证实法的洪流当中。

因为我家离派出所很近，出入我总是多看几眼过往的车里有没有派出所的人，师父在梦中点化：别嘀咕了，人已经不认识你了。

这是一场大一点的考试，魔难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在此我也想和至今仍在流离失所的同修说两句，恶警老找你，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找麻烦，你必须了却人心才能恶自败。这期间师父就曾在我大脑点悟说：师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你洗净。我哭了，是幸福的哭，我明白了师父是想洗净了选择我呀。

再看书，法理也层层展现，明白了人是为了感受而活着，名、利、情是神给人制造的东西，它附着在人身上让人活着有动力。我们是修炼人不要它，它就得死，当然它就不愿意呀，它就让你舍不得，难过呀等等。要不怎么师父告诉我们“割舍非自己 都是迷中痴”（《去执》）呢。真正明析了法理，人心也好放多了。

根本执著和信师信法

《曾经障碍我走不回正法修炼的原因》续

文 / 大陆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我一直以为在黑窝里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根本执著，现在发现那只是一部份。其实我很多对人世间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并且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没理解好法而变相的“满足”，却不是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大法。比如：我为人比较单纯，不擅于搞人际关系，非常厌恶人世间的尔虞我诈，而大法修炼者群体是浊世中的世外桃源；我为人懒惰，不愿象别人那样通过艰苦的努力去追求名利，而修炼正好要放下名利之心（我把大法修炼要放下执著世间名利的执著心理解为人为的放弃名利从而无需付出了）；本来夫妻关系濒临破裂，一起修炼后，丈夫对我十分谦让而且呵护有加，使我对感情和婚姻的“美好向往”得到了充份的满足……

这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使得根本执著不去的我对于大法修炼中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明白。比如满足于修炼人的“世外桃源”，使我尽可能躲开和常人打交道，做不到符合常人状态在矛盾中去修炼；以要放下名利心等执著为借口掩饰不修去懒惰这个魔性，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修炼人应当“以苦为乐”；追求超常的东西，使得我不是在修而是在求却不自知；对感情和婚姻的“美好向往”不修掉，使得色魔干扰多年……

这同时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从上中学时开始就对这些“美好向往”总是想入非非，形成了强烈的思想业，不停的在我的头脑中反映各种杂念。而由于我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些“美好向往”到底是什么，所以还在无知中加强了思想业，在我与大法之间形成了厚厚的间隔。

不断的认识到这些在大法中得到了满足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从以前总是感觉与大法有间隔转变成了站在法中从新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我发现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似乎突然间都改变了。明白了那些“美好向往”都是从根本上阻碍我修炼的东西后，我也意识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我，我终于感到真正的我开始思考问题了，而不是总是被人的观念所左右而不自知。

在我对同修说过“遇到了你使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这句话不久，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的。

在暗无天日的黑窝里呆了几年之后，我没写一个字的保证而从里面全身而退。从人的表面来看，当时家人是托了关系的。我出来之后，怕心非常重，我觉得我实在是因为侥幸才没对师父对大法犯罪，今天我才明白，当时的我，觉得邪悟者和警察说的话很多都“有道理”；相信了“自焚”是“真”的；对“四·二五”有很多困惑；靠听转化者的文章才开始学会向内找；因为觉得很多警察还不错而对师父法中“恶警”一词不理解；跟常人讲不清大法修炼有什么好；曾望着铁窗外的蓝天白云问自己“真的有神仙存在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缺乏个人修炼的实修基础、完全不知道正法修炼是怎么回事的我，竟然能走过来，其实正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我，因为当时的我心里有信师信法的正念：我横下一条心，不管我有多少搞不明白的地方，反正大法就是真实不虚的！师父说转化是错的，我就无论如何也不放弃信仰。师父说要不配合邪恶，我就一面心里狂跳一面几次在公开场合不配合邪恶。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就反复的背我会背的很少的法。

“弟子：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种状态对吗？师：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但我还是要他多看书多学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对这句法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本来我以为法理不清是我脱离了法的原因，现在我才知道是没有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才使我脱离了法。太多法理不明白的我尚能依靠肤浅的信师信法走出那样邪恶的环境，原来信师信法才是修炼人的根本啊！“金佛”中的那个屠夫没有修炼过，因为他肯把他的心无条件的交给佛就成了神，师父看我们的不也就是那颗心吗？这么多年了，阻挡我的根本不是邪恶，仅仅是我人心啊！

前一段时间，因为觉得法理不清是我最大的问题，把我十几年来积累的无数困惑都翻出来问同修应该怎么认识，其中有些问题，我觉得当时清楚了但过后又糊涂了，就反反复复的问同修。通过同修的帮助和看明慧文章，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很多法理，还特别整理成文章防止自己会忘掉。但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能做到最纯净、最坚定的信师信法！

看，现在想和你谈谈法轮功。”我和他在修炼方面谈了大概两个小时，民警也越围越多，刚才玩手机的那位竟然学起了我的样子，在打莲花手印，还挤过来说：“有书吗？我看看。”我说你们值班室就有，他跑出去了。

还有一个年青的小民警，在看着我们时，认真的听着我讲，这时又进来一个，他使眼色示意我别讲了，我没停，声音更大了，等到那个走后，他说：“我听你讲就行了，为什么来人了还讲？”我说：“这是千古难遇的大法，我亲身实践了他是真的，我想告诉我看到的每一个人。”他有点震惊，又问：“如果现在让你说不炼了，放你走，你说吗？”我笑着摇了摇头。他闭上眼睛，半躺在沙发上，自言自语的说：“我真想救你，可我又救不了你。”

又进来两民警把我带进办公室，想问我点什么。我想：我们之间不是审问和被审问的关系，我是这派出所里众生的希望，我是金光闪闪的神。我笔直的坐在沙发上，微笑着只讲大法好。在派出所里，除了大量发正念之外，我是个炼功人，不能不炼功吧。我正炼着动功，所长进来了，大声斥责：“在这地方还敢炼功！”我心想：我炼的可是宇宙大法呀，你看看吧，要不是我，也许你永远也不知道宇宙大法这样炼，这是神佛对你的慈悲呀。这所长也就不吭声了，在我旁边坐了半个小时，蔫蔫的走了。

第三天，所长把我们几个人叫到院子里，7、8个民警看着，院子里来办事的人也多、车也多，我想这是个回家的好机会。一位同修说：我是平底鞋跑的快。是呀，应该让同修先走，他们几个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事，没有经验。中午时，又有几个民警凑过去和先前那几个说个不停，我往台阶上站高点，既能让他们看到我放心，又可以和中间的几辆车一起挡住他们的视线。有两位同修翻墙走脱，另一位被我拦下，我是觉的毕竟还有那么多民警看着，如果被发现了一个也走不了。不过当时这样做了，我感觉到天上的神都在夸我呢。

这时我的家人、亲戚都来派出所要人了，所长招架不住，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并且说我这的小孩儿们差点都跟她炼了法轮功。送看守所，我坚决抵制，一直到看守所上下车都被几个民警抬着，我一边哭一边大声嚷着：“谁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谁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上头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是棍子你们是机器啊。”同修说“别哭了”，我想我哪是为了哭啊，我是为了讲真相。

以让一切邪恶胆寒，那么邪恶还敢迫害你吗？

师父在《精進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一文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

近期的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 五天回家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16 日】信师信法，是同修们经常交流的一个话题。我感觉这个真信不是从理论上得到的，而是在实践这部法时，说白了也就是面对魔难、考验时，你是向神走一步，还是向人走一步中，师尊的无所不在，大法真、善、忍的制约一切，才能让你体悟到和展现于你，所以你就越来越信，也就越来越变的金刚不动。下面，我来谈一下自己信师信法的小故事。

今年清明前夕，我市几位同修被抓。我到一位同修家想帮忙把东西整理一下，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非法劫持，相继去的还有几位同修也未能幸免，我们被送到附近的派出所。

面对眼前的突发事件，我没有理由去找什么整体的漏，着眼点应该在自己身上，因为牵扯到谁都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人跟人斗，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起作用。难道邪魔想迫害谁就迫害谁吗？肯定是因为长期不去的人心让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我审视自己，归正自己，我可是得了宇宙大法的，不象旧宇宙中的生命（成、住、坏、灭），所以没有死亡的概念，不过，肉身我还是要的，我要用他去救度众生、助师世间行。师父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干扰，做的事情再邪恶，大家回过头来看看，其实，都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保证是这样。”

（《在 2004 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

我开始心平气和的给民警讲真相，见一个讲一个，除了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还重点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恶行，他们大多数都感到很震惊。我发现这些年轻的生命大部份还是可救的。

有两个小伙子，值班时一直在玩手机，你讲什么他也不理你这个茬，我就想：进来一个愿听的吧，我给他讲，这两位也就随着听了。这时，就真进来一个戴眼镜的民警说：“我佛教、道教、基督教的书都

师父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進要旨》〈警言〉）现在我才忽然觉得，邪恶再也动不了我了。

回过头来看看，同修最能感动我的是他们无私的境界和从法中修出的善，而最根本帮到我的还是他们那对师父对大法无比的坚信和坚定而形成的强大正念之场。而这些都是他们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他们的存在状态。同修告诉我：“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师父和大法！”

真正信师信法就不会转化

——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我走过弯路清醒后，一直都在查找自己的根本执著。执著找了一大堆，学法不深、求圆满的心、为私为我、求安逸、显示心、干事心等等。可总觉的根本的执著没找到，总有一个根子没挖掉。

前些日子，我认识的几位学员由于对利的心没去净，以至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扩大了他们的执著，干了作为大法弟子不该干的事。前两位因为自己在经济上没损失多少，没有真正的触及自己的名、利、情，也就让它滑过去了。虽然也曾经有过一念：这事为什么让我碰到？要我修什么？但只是浅浅的想了一下，并没有真正的向内找，在这一关上没有提高上来。所以我第三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甚至比前两次性质要严重的多，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好使。那几天心里真的是翻江倒海，愤愤不平，怎么也想不到大法学员中竟还有这样的人！以至于下决心不再和这种人来往。虽然我也在努力的找自己的执著。我自从失去工作后，经济上不象以前那样花钱宽松了，对利的心看重了，还有嫉恶如仇没有宽容慈悲的心，但这些只是表面的执著，更深层的原因没有找到。

那些日子脑海里总是翻来覆去的响着一句话：“他们信师父吗？”这句话反反复复不绝于耳。有一天，我的思想突然打了一激灵：“他们信师父吗？”这句话不再是针对那几个学员，仿佛是来自于茫茫宇宙的遥远空间，直接打入我生命的最深处，质问的却是我。我信师父吗？我扪心自问：我做到了对师父百分之百的、坚如磐石的信了吗？我用自

己的良心回答，答案是否定的。

仿佛是一堵墙在我面前倒塌了，我恍然大悟：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就是它！阻碍着我，干扰着我，让我不能正信正悟，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它表现在方方面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有学员被旧势力用“病业”的形式迫害的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是病，可在行为上却把自己当作病人对待。无论怎样和他们在法上交流，也提高不上来，最终被邪恶的旧势力毁掉了肉身。每每和学员谈起此事时，末了总会加上一句：“咱说别人容易，可能遇到自己过关时，也许不会这么容易。”每当我说完这句话时总觉的不是自己说的，好象是为了谦虚才补充的。这是真我吗？不是！可我为什么就这么说哪？我们真正信师信法怎么就不能过关哪？

师父在《精進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

我们真正信师信法时，我们会邪悟吗？我们会“转化”吗？我们会向邪恶妥协吗？我们会过不去关吗？我们会放不下执著吗？决不会！

请允许我以师父的话与大家共勉：“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您百分之百的信师了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四日】认识我的同修都说，从我身上

父对大法稍有点怀疑，那就不用再站起来了。相信是病那就是人，不承认有病就是神，这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在我地区，有多例同修离世，造成家人及周围人对大法的误解，影响一些世人得救，给大法及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想：是不是当出现“病态”时，自己没用神念去对待，或是正念不够太强呢？走了旧势力所安排的路。

今天我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想要对师父、对大法不够坚信的同修说：只要你任何时候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无所不能，一切都能战胜。那可不是嘴上说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在生与死的拼搏中，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来证明的。只要你能百分之百的，从内心深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大法无所不能！在这一点上，我自己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有时坚信的程度就差那么一点，都不行！

再一点体会是必须在法上修，如果学法仅是读书，没有实修，一遇到事就把自己当作常人了，那也不能跳出常人！我自己的教训也是惨痛的。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我们的路自从修炼那天起，都是师父给从新做了安排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可不只是每天看看书，炼炼功就完事了。真得在法中扎扎实实的修，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一思一念都在法上。

信师信法是不能附带条件的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4 月 27 日】从修炼开始，每个人就一次又一次在信师信法的考验中。小至过病业关，大至过生死关，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弟子。

有的同修在病业关过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对信师信法产生动摇了；有的在生死关面前就开始产生疑惑了，师父怎么没有保护大法弟子呢。信师信法是带着有求之心而来，心必不坚定。正法修炼走过了七年，在正法洪势即将到来之际，大法弟子应该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正念。

在邪恶压力面前，你选择勇于捍卫真理，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祈求师父的保护。如果你能够做到对法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就足

体会到，无论遇到什么魔难，只要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阻碍都挡不住你，而每突破一道难关之后，真真实实地体会到自己升华后的美好。

去年农历腊月十二，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体不适，行走不便了。到了夜间，自己下炕去方便，突然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腰痛得直不起来。我马上明白情况的严重。当时，我只是坚定地深信，我没事，我一定能站起来，就猛然地站起来，而一下子趴到炕沿上，怎么也上不了炕。丈夫费很大劲儿给我架到炕上，头朝里，脚朝外，就是调不过来。我们俩费了好大劲儿，动了老大一会儿时间，头才调到炕沿这边。可是，却动弹不了了。连翻身都很困难，身体稍一动，全身各部位都跟着痛的难忍。我心里想，我就不听你邪恶的，我就坐起来，我发正念，可整个脊柱象往上拽，痛的我眼泪哗哗流，那我也照样发正念。当时稍好些，可躺下还是动不了，别说翻身，就是哪个部位稍一动全身都痛的厉害。这样持续了近半个月（出现常人的瘫痪现象），连衣服、袜子都穿不上。

但在这期间，我一刻都不放松发正念，坚信大法是无所不能，师父是慈悲的，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半点怀疑，忍着巨痛，坚持发正念，坚持打坐，每一次坐起，真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泪水、汗水混在一起。

过了四五天后，我顶着疼痛，把功也炼完。奇怪的是，当你炼功时疼痛又稍差些，但蹲不下，可做完功后躺在炕上又动不了。即使这样，我每天坚持不误，一直到十天后，才好一点，我始终不忘，我的使命就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我不能倒下，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无数的众生需要我去救度，并在发正念时想：如果是我历史上欠下过谁，伤害过谁，给其造成痛苦的，我愿和你善解，将来用我修炼的成果福报与你。如果是邪恶迫害，那我就毫不客气的清除，灭掉你，你不配以任何形式考验我。如果师父认为我该承受的，那就承受，如果不是我该承受的，我决不承受，我就听师父的，别的谁的安排我都不要。

到了近半个月，我已经完全好了，又能如意自由行走了，但我不忘，我以后的时间应都放在救度众生上，修好自己。

经过这场魔难，我自己感到，每一天都是用坚定的正念度过，如果当时自己只要稍有点正念不强，那就会永远瘫痪下去了，只要对师

能感受到对大法无比的坚信。也有的人心态动摇了，跟我聊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变的更加坚信了。但是最近这几天，我的坚信心却出现了一点动摇，偶尔会冒出一个念头来，“我真的能修回去吗？师父真的能带我回去吗？”我感受到自己象一棵大树一般，根要被拔起来了，好象随时都要被风吹走了。心里不安的同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念头，只是不断的告诉自己一定要稳住，不要动摇。

有一天，这种动摇的念头又出现了：“我为什么要信师父呢？”

我纳闷于自己出现这样的念头的同时，开始给自己信师父找理由：“我得了直肠癌和瘫痪后遗症都是修大法修好的；我的心性提高了很多，我不再烦乱了；师父在书上说的都在我身上成为了现实。所以我信师父。”我给别人讲真相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师父说的都成为了事实，所以我相信师父，中共邪党再镇压我也不放弃。”但是，今天我突然觉的非常不妥，难道我真的是因为这些而相信师父的吗？不是。

那我为什么信师父的呢？突然脑子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怕形神全灭。”是的，我从开始学法修炼的时候，我不是为了治病，也不是为了从法中能得到在世间的好处，甚至都不是为了师父能保护我不出现生命危险，好象我已经能放下人世的一切东西了。但实质上，我是怕在人中轮回总有一天要业大销毁，我怕自己会形神全灭，怕自己承受不了那种形神全灭的痛苦。甚至当自己在修炼的过程中，犯了错，当时又实在站不起来时，我都想：“要形神全灭了可太痛苦了，要是不痛苦倒没啥；要是现在已经灭完了，没有痛苦了，主元神也不用打到痰罐子里永远受苦，那也没啥。”想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为了这个来修炼的，可是，思想不符合法怎么能修上去呢？

学了师父在《走向圆满》一文中的讲法，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根本执著。现在我再问自己：我为什么信师父？就是法！我就是信师父！我终于发现自己对师对法的坚信真的是不会动摇的了，无论邪恶说什么，我就是信师父，我就要照着师父的要求去做，宇宙中的生命也都得这样去做。

写到这里，我想到前些日子，我思想中有邪念却排除不掉，男朋友（同修）说了一句：“难道你还有什么东西不想放弃的吗？”那一刻好象说到我什么根子上去了，它伤心的都要哭了。现在知道就是这个根本执著，要发现它了，它怕的要哭了。

在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参加修炼考试，考一下修炼这么久都修的怎么样了，大约有五六门的样子，试卷发下来了，除了一门外，大家都考的很高，九十多分吧，而我记的自己那些门考的在九十八分左右。只有一门考的很低，清楚的记的自己考了七十一分，一翻其他同修的卷子，看到一张是六十分整。醒来后，觉的师父一定是在点化我什么，一定是告诉我哪方面有不足，那到底是哪方面不足呢？

我想到这个六十分，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信师信法方面不足。在魔难中，能跟着师父走到今天，就是在信师信法方面已经及格了，但是却每到关键时刻都迈不开腿，实际上也就是刚刚合格，而修炼圆满是要达到百分的。在同修们看来，我很坚定，在一些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别人不做，我会主动的去做，因此我就多考了十一分。但是扪心自问，我确实有些时候也不能坦然的做到；做到的时候也有杂质，有百分之七十是因为信师信法而做，另有百分之三十是被自己的根本执著（免于形神全灭）驱动而做的。就这样的心，怎么能行？

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去掉了它以后，我感觉到自己从一层厚厚的壳中出来了，整个人好象照耀在无限的光辉中，变的无比的轻松，没有什么东西牵绊了似的，我就照着师父的要求，照着法的要求做好。

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会，由于层次所限，有不妥或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也谈信师信法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修炼这条路上我磕磕绊绊的走了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师父，但总是能感受到师父的那种慈悲，每当自己做不好想起师父时，就会泪流满面，觉得对不起师父，我写这篇体会，就是想谈一谈我在修炼过程中对信师信法的体悟。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现在看来当时是抱着自己根本的执著在修炼，对自己的前途幸福等等考虑的很多却意识不到，而且我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其实是在给自己的执著心找借口，不想按照师父说的做。当时我们地区的辅导员和我说了一句话叫“用情放情”，就是用这个情去放下另一个情。后来我认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在法上去修

早已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在救度我们，不弃不离。在最艰难时，总是师尊讲的法理在我脑中闪过，使我顿时觉醒。这样，在与同修不断交流中不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

但就在前几天与同修交流中，一同修说什么：“不用动了，什么都不用做了。”等此类悟法。仍能看到在被转化时，被恶党邪灵、旧势力操控的影子，还没有彻底清除。它就象变色龙一样在不同环境用不同的方式行恶，并有极大的掩藏和迷惑性，表面冠冕堂皇，本质却非常恶毒。这就是共产邪灵，表面和善、慈祥，骨子里却想毁掉众生，这就是旧势力、坏神。这些都必须彻底清除、解体。对它们抱有一丝幻想，都是极其危险的。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要做好三件事。否则就一定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

前些天与一走过弯路的同修交流，开始谈时他好象对师对法非常坚信，做了好事别人感谢他，他说你感谢我的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但紧接着还对有些迷糊的同修说：我是给你正心来的。之后便到处给别人所谓的正心，结果导致人心浮动，偏离法。此人已经是把自己摆在了法之上了，这就是在承认旧势力。度人的是大法，救我们给我们正念正信的只有师父。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们心才是正的，只有师父才能“棒喝”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啊！

还有一曾走弯路的同修，现也做着三件事，但至今仍在参与一些世间小道上的事，如烧纸，画符、念咒等所为，用此手段敛财，多次与之交流仍不改，还在法中断章取义的找理由为自己开脱。还多次搞些小道消息。

同修啊！真该清醒了，正法进程不等人啊！走出死关，赶快把自己那些阴暗的，见不得人、被旧势力操控的曝光解体。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要错过亿万年的等待，觉醒吧！找到真正的自我，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

关于信师信法的考验和感悟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9 日】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自己深刻的

与走弯路的同修交流

文 / 承德大法弟子 慧源

【明慧网 2006年6月1日】在与周围不同程度走过弯路的同修交流中，发现自己和同修虽都写过严正声明，声明在邪恶的迫害中，在恶党的恐怖高压下曾背离大法，背离师父，所说所写的一切全部作废，并从新回到证实法中来，也在做着三件事，但仍没从根子上挖出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转化？为什么干了对于修炼人来讲最可耻的事？

一、信师、信法的程度达到百分之百吗？

如果一个弟子百分之百信师、信法，那么他会时时正念正行，溶于法中，那么怎么会被迫害，被转化呢？真做到了“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明慧周刊》上许多真修弟子证实了这一点。在从新走回正法路上的过程中，也亲身体验了“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闯过重重阻碍、魔障。有时看似阴云密布，但正念否定，就信师信法，一旦有不同程度的“风吹草动”，心就浮动了。我们不能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前提下修自己，否则也就是在承受这场邪恶的迫害，对师父的不信任。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炼功人你老认为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过去。”同样，你老害怕被迫害，其实你已经在求了。“你有怕，它就抓。”师父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坚持正念、理智的做好三件事，旧势力的安排在你身上就会失去作用。

二、怕的那一念不是你的“真我”

走过弯路的同修，回过头看一看，为什么过不去关，为什么掉下来，甚至走向反面，无非是有执著，有怕心。执著人类社会的什么，执著自己证实的一点理，怕失去，用人心认为只要做证实大法的事就会被邪恶迫害，还是怕！而产生怕的那一念怎么是真你呢？本性的你是生命最本源处，他是不动的，他怎么会怕呢？所以产生怕的一念不是真你，而是人的观念与世间的假相。掺杂怕的因素不论讲出多少理，都是邪悟，都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

回想自己当年执著亲情，有怕心而主动向邪恶转化（当时并不自知），并给自己找出种种理由，还迷惑、欺骗了许多同修，把同修也拉下来，走向大法的对立面，真是罪大恶极。如果不是师尊的洪大慈悲，

炼，没有放下自己的根本执著。我想这可能也是有些人慢慢走向邪悟的原因之一吧。

参加工作之后，工作环境中的心性磨炼和学校有很大不同，慢慢的我对名、利、情这些执著心在工作矛盾中又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了，在学校的时候总以为这些和自己不相关，但此时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师父会用各种环境来暴露我的执著心，叫我认识到，去掉它。开始我也不断的克制自己的执著，可后来我越来越不精进、三件事做起来拖拖拉拉，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最根本的向往是幸福的生活，不想吃苦，不想遭罪，思想的深处是由于修炼能达到我的这种向往我才修炼的。这是多么不好的心啊！为了这个观念在修炼，我发现这是我走弯路、不精进的根本原因。

开始我在过病业关的时候，师父说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可我却思想不稳，觉得用自己学的知识想不通，加之父母的逼迫吃药了，后来我想我吃药了就不是修炼人了，那我宁可死了也不能不做修炼人啊，结果药停了，病好了。在后来有一次病业又来了，这回根本没想吃药，但是自己心里想我都不吃药了，怎么还不好啊，后来拖时间长了，自己习惯病的这个状态不想病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好了，前一段时间又有病业的干扰，我觉得不应该啊，一定是邪恶在钻空子，我就发正念、学法。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在痛苦的时候才知道精进，在环境好一点的时候就放松了呢？我发现了我的这个根本的执著，对幸福的向往，不想吃苦，不想遭罪的心。

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宁可死也要修炼，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在痛苦的时候就精进、环境好了就懈怠了，因为我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讲真相、发正念、学法炼功坚持一段时间了之后，就告诉自己差不多啦，好象是完成什么任务一样。我认识到了，我这叫信师信法吗？表面上好象是，其实质信的是坚信修炼能给我带来幸福的观念，追求幸福的观念，这颗心带我走进修炼的门，而我要去的就是这个根本的执著心。

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不应该在人心的基点上问为什么，否则都是后天的观念在问；其实就是做到照师父说的做，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的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

以上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信师、信法就能过好每一关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我今年九十四岁了，九七年在小女儿家得法。得法后一直住在三女儿家。家中只有我一个人修炼大法。在近十年的修炼中，我一直没有放松修炼，虽然自己不认识字，但能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坚持炼功，越来越明白了许多大法的法理，遇到问题都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

一次在梦中，有一个人当着另一个人的面对我说：这就是你师父（说出来的名字不是师父的名字），你跟它去吧。我看那人根本不是我师父，我告诉它们：“我就一个师父，它不是，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大师。”梦醒后，我想起师父法中讲的“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转法轮》）我就坚信师父，谁也动摇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心。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我出现了消业状态，前胸起满了大泡，又红、又肿，连脓带血，非常难受，持续了半个月也没好。女儿说，都烂成这样了不治疗怎么能好呢？于是就买了很多的药给我吃。我说不用吃药，我是炼功人，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没有事，你们放心吧。过了几天，有一同修来我家，看到我这种情况，告诉我这不是消业，是邪恶在干扰，迫害你，要用正念清除它。然后同修教我怎样发正念。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没悟到有邪恶干扰的因素，就安排同修来帮我。从此，我每天坚持多听法、多发正念，没过几天就好了。

亲朋好友们看到我的身体变化，都感到大法太神奇了，都说：“法轮大法好。”

前几天，我从卫生间出来，不小心摔倒了，左脚被压在身底下。我心里知道师父说的“一念之差”的法理，当时说了一声“我没事”，就慢慢的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脚，没有什么事，只是肿了一点。第二天脚肿的象个馒头，我根本没当回事，没过几天就消肿了。我知道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呵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什么事我也不害怕，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嘛。

我知道，我能够清醒的、理智的、明明白白的修炼，是师父、是大法造就的。我九十多岁能得大法，能在大法中修炼，简直太幸运了。

“信”是一切正悟的根源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23 日】今天从同修交流的文章中，我才真的意识到：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旁看护着我们。师父讲过这个法，我以前看同修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但是由于我以前并没有入心的学法，对法一知半解，半信半疑，所以对这句话好象没有什么感觉。

前几天真正好好在这方面提高了一下，我才真的感受到法的内涵不一般。其实我们修到最后，落脚点不正是对法坚信吗？信到什么程度，那是层次的体现，那是修出来的，不是一上来觉的师父讲的有道理，这就算信了。

就象我自己在当初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很在意自己身边有师父的法身，感觉上好象是：说说而已，是不是真的呢？然后就似是而非的过去了。但是把书本一合起来，自己还感觉良好，谁要说自己不信师父那还真是跟谁急。可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当初的确是不信呀！这可真是自己骗自己，而且还意识到，真的没意识到！如果持这样一个状态碰上邪恶的迫害，那就真就不好办了（而且持这样的状态还恰恰容易被迫害到）。抱着这样似是而非的信，那危急关头，能不能想起自己还有一位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师父？就是想起来有师父了，那么相不相信自己求师父救命真的有用？是不是只是在人迫害人？是不是相信真有师父法身跟着？师父能不能听到自己的请求？

在这一点上，法的标准也是严格的，你达不到那样的坚信，达不到那样的标准，甚至说达不到一个最基本的修炼者的标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那师父真的干着急却没有办法出手啊！邪恶的旧势力对我们的同修疯狂迫害，说是逼学员坚定正念，实际上迫害时却是想方设法让学员更加不行、没机会学法，最后掉下去或者被迫害致死。

所以平时修炼中，在坚信师父和大法的基础上多学法，其它的很多方面才能跟着不断向上突破的。

不要小看自己

文 / 易清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29 日】我得法以后，真正修炼以来，我悟到这样一个理：就是不要小看自己，无论是正常修炼还是在被严重迫害期间，无论关过的好还是不好我都信心十足，我一定能修成！就是我摔大跟头时也从未气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法的不断加深，层次的逐渐提高，师父的法越讲越明，我越来越认识到小看自己就是小看师尊、小看大法。

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和正法同在，我们在宇宙大法中熔炼，被师尊亲自救度。况且师尊讲过“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师父还说“……我就要把你度成”（《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圆满以后是宇宙第一称号的生命，具有最高的威德、最大的荣耀，所有的大法弟子涵盖整个大穹，那么你怎么敢小看这样的生命呢！不是讲信师信法吗？反过来，讲正确的摆放自己和大法的关系，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你可以正念正行面对任何的魔难，在过关中、在提高中甚至是被最邪恶的迫害中，你都能坦然面对，大法的威力就会通过你在世间展现。

我经常和周围的同修讲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师尊也多次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那么伟大！我们就要助师正法！就要证实大法，我们就要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能从最邪恶的魔窟中堂堂正正的走出来与认识这一层法理有一定关系。你真能看到自己的未来你就会勇猛精进，多大的难都不在话下。

在教养院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和同修能公开炼功、公开学法，集体学法，我看护绝食的同修时警察都不敢给灌食，教养院里什么规章制度我们一概不认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

我把这些写出来想和同修分享，更希望在魔难中走不出来的同修、怕心太重的同修赶快放下人心、放下执著赶快汇入正法的洪流中，这是师父的选择、是宇宙的选择。

老年同修们，珍惜这万古机缘吧！只要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就能过好每一关。合十！（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我们做到了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吗？

文 / 大陆重庆大法弟子 兰草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一段时间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法弟子对师父是信的，但是信的成度有多深，达到百分之百了吗？我对师父信的成度又有多深，达到百分之百了吗？”思考中认为自己通过在大法中九年的修炼，自己那颗修炼的心是坚如磐石的，自己对师父是百分之百的信。直到前不久的一天，在小区里碰到一位参加朋友生日聚会的老年同修，在与她交流中，当谈到我们修炼人信师、信法的成度时，我谈到了在巨难迫害中现在我们有多少修炼人信师、信法的成度达到了百分之百，我们有多少修炼人还在一手抓住佛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就象《金佛》中说的两个信佛的人一样。其实人来到这世上早晚都有一死，大不了就是早死而已，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这时这位老年同修很平和的说：“不会的，只要信师父，什么事也不会有。”

就这淡淡的一句话使我一震，这淡淡的一句话是我们两个修炼人真实境界的对照，反映出她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我为什么想到的却是大不了是死，而不是什么事也不会有？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做到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虽然表面上看似信，实则反映出的是人心，虽然表面上看似放下了生死，实则反映出的是常人的逞英雄心，实际上还是在用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看待事情而不是修炼人的神念。

师父早在二零零一年就赐给了我们超常的能力与神通《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神不起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法弟子遭迫害？就是我们对师父还没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已拥有的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没有足够的神念，所以神不起来。迫害发生时，如果我们的心不突突的跳个不停，能保持平静祥和，能想起师父，能如意的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用修炼人的神念而不是用人心、人的观念或人的自我意识对待，迫害就会被师父化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这就是我们对师父百分之百信的真实体现。

通过和这位老年同修的简短交流，我的认识升华上来了，境界提高上来了。是啊，一个真正修炼大法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遇到任何麻烦、遇到任何干扰、遇到任何魔难，如果都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不同层次法的要求，坚定自己的正念，放下人心、人的各种观念和自我，用正念如意的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那才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什么事情、什么麻烦、什么干扰、什么魔难也都成了我们提高、升华的机会了。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修炼信心来源于何处？就是来源于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大法弟子就坚定的、就百分之百的按师父说的、按法的要求去做，那才真正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那才真正的能够神起来！

只要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七日】二零零六年九月十日晚，我去一位老年同修家，见她躺在床上，意识昏昏沉沉，听她的家人（也是修炼人）说她出现“发烧”的病业反映，一整天没吃东西，家人多次劝她起来发正念、学法，她就是精神不起来，甚至还用被子把头蒙住。

我见到同修这种状态，断定是同修心性上有漏的地方被另外空间邪恶钻了空子。于是我们坐下来一起发了十分钟的正念。之后我给老年同修念了一篇二零零五年三月五日明慧网的学员切磋文章《当自己的家》，可是念的时候，老年同修就象睡着了一样，可见另外空间的邪灵真是死不悔改的干坏事。

为了增强同修的主意识，我主动要求和她一起背《论语》，她勉强答应了。在背的过程当中，明显感觉到同修的声音由弱到强。之后，我又给她背了师父的经文《道法》，帮助同修神的那一面起主导作用。果然，背完之后，同修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先前的迷糊状态完全消失了，并且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出去发真相。

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老年同修判若两人。一个多小时发完真相资料后回到家，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从这件事上我深刻的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的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我也没在意，一直跑到尽头，我惊呆了：一看是地狱。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要回去，刚才不能拐弯。

当我转身要回去时，只见四面八方爬来好多巨大的令人作呕的毒虫，密密麻麻，只要被它们沾上就象刚才看到的爬回去的满身刺的那个人那样。

我猛然从梦中惊醒了。我到底在哪里拐弯了呢？我过后终于悟到我是在哪里拐弯的了，其实就是看到邪恶给师父下的通缉令那时自己动心了，自己对师对法产生怀疑了，尤其还自以为是的声称不管大法是真是假也一修到底，这就已经没有正信了，就已经拐弯了，就已经走错了。那时的心是何等的肮脏，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了那么多，而很多是我永远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巨难，我居然还怀疑，我真的是愧对师尊。

怎样找到正信，说到要坚信师坚信法，那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的，那是要有学法的坚实的基础的，那就是要多学法，不断的学法。

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我就是当时学法少了，在常人中接触的都是邪恶的造谣宣传，那些听到耳朵里就是活的，稍不注意，稍一动念就会被钻空子被干扰；但若坚定学法，信师信法，那它什么都不是。

单位再次找到我，问我的思想动态时，我决定不再兜圈子了，我正告他们，我的信仰永不会变，我坚修大法到底。领导劝我，“那你辞职吧，若开除你你以后不好找工作。”我告诉他，“我不辞职，我热爱我的工作，你开除我是你的问题，但我绝对不会主动辞职的。”

从单位出来后我立即觉的天地间很宽广，真的看到天蓝了、地宽了，空气也真的很清新，压抑了好久的心终于放开了。等我再上班到单位时领导找到我说，“算了，不开除你了，以前的事就算了，你千万别找到我的领导去说炼啊。”我无比感激师尊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机会。正信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

我无法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敬意，惟有好好修炼，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信师信法，不枉这万古不再的机缘。

球，同修放在枕边的《转法轮》宝书立刻发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法轮把火球吞了进去。而我居然什么雷声也没有听到，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下了一夜的雨，听了一夜的雨声。

我心底对师父的信，对师父的感激没有世间的语言能表达，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

我坐在回长春的火车上靠在座背上闭目养神时，忽然看到有一座高不见顶的山下压着那个曾钻进我大脑的老太婆，而此时的老太婆已不见了那份狰狞，脸皮垂了老长，白头发也凌乱的垂着，我恍然明白了“师父保护我”的涵义，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也终于明白了我的执著，就是我的思想对那个附体的那么一闪念间的认可，它就见缝插针的钻了空子，多可怕的一念啊，但只要我们真的信师信法了，那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们真的要坚持好自己的正念，一个念头把握不好，那真的都是正邪的较量，师父都要为我们多操劳，而且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操劳。

4-25 过后，我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走了令我痛悔不已的错路。我自己坐在门外哭了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着我走过的点点滴滴，我应该对师对法坚定正信的，可我当时怎么就犹豫了呢？怎么就怀疑了呢？转天我和同修在一起坐了半天，同修也是当时的想法，最后我俩临分手时决定不管这个法是真是假也一修到底。当时没有觉得怎样，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已经是对大法怀疑了，已经没有正信了，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深感迫害的压力，在迫害中缺少了正气，却多了人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圆滑。我想我怎么这样了呢？我的正信呢？

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和一帮同修在一条路上往前跑，天空中有很多的佛坐在光圈中，我们途经一个村庄时看到好多人炼法轮功，但是动作却是错的，我们就停下来教给他们法轮功正确的动作，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跑。一起跑的同修没有以前多了，但是我们跑的路却更宽了，更亮了，尤其是很多的坐在光圈里的佛就在我们的身边的空中，很大很壮观。我回头一看，我们跑过的路都被鲜花铺满了。

这时突然这些景象都隐去了，而在我前面是山崩海啸般的排山倒海的景象，海浪比山还高一起倾泻过来……我两眼一闭，不管它，就是往前跑；山也砸不到我，海也冲不到我，原来就是一些虚幻的景象。这时我身边就剩两个同修了，其中一个说“往右拐”，我向右一看确实有一个小路，然后不加思索的就拐了过去，迎面爬过来一个满身刺的人，

对法的坚定是一切的根本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近日听同修说，有一个老学员对佛教某某经中对当前负面的预言很疑惑，但他也不知如何对这位老学员去讲。我听了很吃惊，对走到今天的老学员，对这样的问题还有疑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联想起我在以前遇到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对此谈谈我的看法。

仔细分析起来，对法的不坚定，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修炼不够精进，对法的殊胜伟大，认识不清，认识不足。还有一个就是私心，一方面觉得大法好，可是在被迫害中还想着，万一走错了，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了，不敢舍尽自己的一切去同化法。对于后者，我看到有些在七二零前修的不错的学员，就是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执著，在迫害面前或走入邪悟或对法产生了怀疑。整个宇宙中在正法，不管原来层次的高低，对法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旧势力就是由于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心，想左右正法而被淘汰。对大法不能用最纯净的心态去对待，都是危险的。

我想起在七二零以前修炼时的情况。师父讲过“溶于法中”的法理，“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法中溶，我举个例子就像一炉钢水，要掉进一个木屑，一个木头渣儿，瞬间你就看不着它的影了。”（《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那时有时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感觉有的同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修：从大海里提一桶水上来，慢慢清洗自己，而不是自己跳进大海，容于其中。这样不仅修得慢，还有私心，没有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跳进大海，与之容为一体，身上的污垢也就自然荡然无存了。今天的历史已走到新旧宇宙交替的关头，所有旧宇宙不纯的因素都不能带入新宇宙。对法的坚定，我的理解就是，能不能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只有如此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才能修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或早或晚都会离开大法。以前熟识的个别同修由于不能跟上正法进程，以至于差距越来越远，甚至感觉已很难走过来，甚至不相信大法了。教训很多了，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警醒。

有的同修经常收到一些负面的信息，也要静心反省是否自己在这方面也有没认识清楚的地方，否则为什么那些东西总是针对你的疑惑和弱点而来。修炼中会遇到各种魔难、干扰，我们能走过来，就是凭

着我们对师对法的正信。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坚定正信就能走到底，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就会越走越清醒，越走越坚定。

我自己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前，一直在寻找着宇宙人生的真谛，在经过近十年对各种中外哲学、气功和传统文化的探索，在对找不到真法和明师感到遗憾和失望之时，幸遇法轮大法。我是在书店里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我真的是象师父说过的浑身一震的感觉，非常强烈，表面思想中的反映是非常震惊，这里竟然有这样的一本奇书。当即请回去，十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那种如醍醐灌顶，令人拍案叫绝的感受是难以言表的。多少千古之迷，修炼界气功界谁也讲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修炼中所有可能涉及到的问题，书中全都讲清楚了。一个想修炼的人，有了这本书，一切都具备了，剩下的就是勇猛精进实修的问题了。

记得在一九九八年时，几乎整个寒假我都和同修在洪法，那一段时间，修炼状态非常精进。有一次晚上在集体打坐炼静功时，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我在天国世界准备下世得法时的情景，可能当时是师父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一层境界，珍贵的法在塔尖上闪闪发光，当时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要想得到他，得要吃无数的辛苦。我毅然将头上的玉冠摘下扔在地上，这意味着做出了下世到人间的决定。当时旁边有一位女神吃惊的看着我说，你疯了吗？因为下到迷中的世间，如果不能成功返回，那将永远没有返回的机会。在整个打坐过程中我都泪流不止。我们经过千万载的转世，历尽千辛万险，好不容易等到慈悲的师父大法开传，都得法了，怎么还会对法不坚定，怎么能失去这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机缘。

有一个同修和我说过，七二零刚开始不久，有一个走入大法不久的女学员，根基很不错，刚学不久就出了很多功能，天目也开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但在媒体对大法的肆意污蔑中，她听信了谣言，对师父的话产生怀疑，不学了。她说，还真灵，一说不修了，看到法轮马上从体内飞走了。修炼可是要明慧不惑的，有佛就有魔，魔千方百计要破坏的不就是修炼者坚定修佛的心吗？这个学员我以前也见过，感觉她很善良，根基很好，但很遗憾后来一直没有能够碰到，如果因此而失去机缘，那将是多么令人痛心。还有一个学员，几年的监狱迫害没有使她屈服，但出来后由于周围环境的干扰，没有学法，竟自己放弃去修其它东西去了，原因竟然是，看到在迫害中屈服的学员，后来又

在火车上我把这些天来照的书画展的照片拿出来看，有一个祖孙三代人，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妈妈和女儿，也在同一车厢内与我们坐对面，她们也好奇的拿这些书画展的照片看。那个女人看了就头晕，慌乱间拿起同修放在桌上的师父讲法的书，她就叫了起来，说她身上的东西受不了了。同修意识到她身上有附体，就向她洪法，并告诉她那些附体都是很不好的东西，只要修正法了就能一正压百邪。

到站了，那位妇女也最终明白了，她决定修大法不要附体，她立即吐了，之后精神好了起来，她请走了师父的所有讲法的书，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但是她临走的一句话却让我动了一下心，她说：“那个蟒蛇走了，它临走时说我没良心，再见了，而且它以前总让我给它唱新白娘子传奇那首歌。”我当时想，“哦，听说雷峰塔倒了，这个附体是不是那条白蛇啊，若是，多可怜啊。”

就这样闪念的一想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不正念头的严重性。当晚，我们几个女同修为了在一起能多说会话就挤在一个房间里休息，我告诉她们我决定明天一早还是回长春参加那里的集体学法，我不想利用这个假期去看风景了，我要去学法。

我刚躺下还没有睡，就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个独木桥，桥上有一个面目极度狰狞、满头白发根根倒立的老太婆伸着尖尖的很长的十指猛扑进我的大脑，我猛然坐起，告诉同修刚才的景象，同修提醒我，“你好好想想你有什么执著？”

我想啊想啊，难道真的是象同修说我的我明早回长春是执著吗？执著那个环境吗？我以前很胆小，但是自从得法后我就很胆壮了，因为我心中有法，我知道有师父保护我，再黑的路也敢走，可是这次我又有些害怕了。

因为我悟不到是怎么回事，怎么它能钻到我的脑子里，好在我有师有法，我就重又躺下，思想里不停的求着师父：“师父啊，我胆小，求师父保护我。”

就这样求着师父睡着了。我的睡眠很浅，我的床紧挨着窗户，所以能清楚的听到窗外雨声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夜，还有就是同行的同修中有一个是重庆的老学员的鼾声。

早上起来我就惊讶的听同修谈论晚上的雷声有多么的响，响雷打了不下5、6个，就象是落在窗前炸开的一样，而且还窜进来一个大火

从行为上看自己是否真的信师信法

文 / 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 2006 年 7 月 2 日】我想作为修炼人最基本的就是信，要信师信法。

1996 年，我无意中看到了《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随着又看了《转法轮》宝书，我当时高兴的无以言表，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自己终于知道了人生的真谛，觉的自己就是为了找这个大法而来。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以前遇到人多的场合我就怯场，可是得法后我真的变了一个人，人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我得到了大法，我比他们任何人都更幸运，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恨不得让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大法都能走進大法修炼，都能明白人生的意义。我当时发自心底的信师信法，没有什么能动摇的了我。

我有幸赶上 1997 年 5 月份在长春举办的师父传功讲法 5 周年书画展，那里的每一幅画、每一个学员的修炼体会，每一幅作品都令我感动，都令我难忘，我用相机拍了很多照片。

有一件事更是难忘。那次书画展共五个展厅，我正在第二个展厅时看到来了一个被两个男同修架着的女学员，那个女的不会走路，因为当时书画展没有门票，不收费，只能凭这人戴着法轮章来确定是女学员。当时在第二展厅的义务服务员看到她戴着法轮章就问，“你既然是法轮功学员了怎么自己不会走啊？”那个女学员听到后就让架着她的两位男同修放手，然后她当时就真的一步一步走了起来一直走到房间正对面墙上挂的师父的法像前，她双手合十，早已泪流满面；我们当时屋里很多同修都跟着哭了，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

当时问她的具体情况才知道，她叫李亚清，长春本地人，她是在生第三个女儿时患了产后风双腿瘫痪，这一瘫就是 18 年。在 1997 年 1 月份才得法，短短四个月的修炼，可以说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令瘫痪了 18 年的一直未能治愈的她站了起来，并且行走正常。我们对伟大圣尊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们在这次书画展上邂逅的几个各地的学员决定去大连，因为听说师父去过那里，我们就坐上了去大连的火车，追寻师父走过的路。

重新走入大法，耿耿于他们对自己带来的伤害，自认为对自己不公而放弃。

师父在以前的讲法中，一再讲过，对法的坚定是至关重要的。对法的坚定来自对法的明智理性的认识，来自实修中获得的正悟。真修弟子在实修的过程中，在精進过程中，层层的法理会真实的展现出来，自己会真切的感受到在扎扎实实的提高，许多执著离自己越来越远，自己的思想境界离常人越来越远，锁着修的学员一样有真切的体验。这一切会不断加强自己对法的坚定和修炼的信心。

正法修炼时期的大法弟子面临的是末世的集邪恶大全的诱惑与欺骗，旧势力破坏式的考验。不肯放弃的执著，心性上的漏洞都会被旧势力加以放大，当成迫害的借口。如果在对法的坚定问题上认识不清，旧势力就会不断制造假相，使得象自心生魔那般，最终不可自拔而失去机缘。前面提到的一个老学员对佛教某某经中对当前负面的预言很疑惑，这就已经是对法的坚定的问题了，应该仔细想一想了。旧宇宙中有相生相克的理，有正面的预言，会不会也来点负面的，来干扰，如果执著于此，是不是还会来点讲得似乎更准确一点的，造出一些在带着执著心者看来更“准确”的负面预言呢？难道就因此而否定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修炼实践，漠视对生命本性的呼唤吗？一旦心不能用法来归正，就很容易被魔引入歧途。一切皆由心生，这一切在坚修者面前，都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没有了这方面的执著也就没有在这方面来干扰你的因素了，一切假相的演化也就会嘎然而止。

危难面前想到求助于师父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小净

【明慧网 2006 年 8 月 8 日】经常在网上看到同修谈信师信法的问题，说的都非常好。我想就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谈一谈体会。

我平时三件事都在做，几次进出看守所、劳教所都没被“转化”，应该说是对师对法非常坚信、坚定了，以前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在和几个同修的切磋中我发现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上，自己依然有很大的漏。

在切磋中，同修 A 说：我无论遇到什么麻烦和干扰，我的第一念就会想到师父，求师父加持佛法神通，清除恶人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求师父帮弟子脱离险境，结果就能化险为夷。同修 B 说：某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就求师父帮助，结果平安脱险。

我边听边想：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为什么就没有做到象这些同修一样？我几次被邪恶绑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师父，求师父帮助呢？查查根源发现，在我的心里，并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几次被绑架，都当作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忘了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求师父帮助。

病根找到，就要把它挖出来，所以在平时就加强自己的正念。遇到什么麻烦都求师父帮助，结果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几天，我和女儿去发真相资料，发现有便衣跟踪，第一念求师父帮弟子脱离险境，清除操纵那两个便衣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到一个楼口藏了起来，结果这次我平安了。我由衷的感谢师父，若没有师父的帮助，可能又遭邪恶的黑手绑架。那两个男便衣膀大腰圆，离我们十多米远，好险啊！

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平时一思一念都能溶于法中，信师信法，出现的任何麻烦都能迎刃而解，化险为夷，会为我们减少损失和不必要的麻烦。

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也谈信师

文 / 真如

【明慧网 2006 年 7 月 10 日】我看了《明慧周刊》第 230 号，河南大法弟子写的《信师》一文，使我感触很深，这位同修写道：“师父讲到炼功场时，讲过一句：“我的法身坐一圈”。师父的法，我们当然信，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种信只是很表面化的，只是师父讲给我了、我知道了，而真正的信是境界的体现，是修出来的。在炼功场，师父的法身坐一圈，我扪心自问：我是真的认为师父的法身坐一圈吗？我真的能时刻想到师父的法身真真切切就站在我身后吗？就象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时刻在保护着我那样真实吗？”

同修的文章使我回想起，在 2000 年秋季的一天，发生在我自身的一件事。那时大法受迫害正处高峰，我们很多同修每天忙着证实大法，

往往顾不上做饭吃，就买包豆奶粉，冲点水当稀的，再吃几口馒头或花卷就行了。

有一天中午，我拿一小袋豆奶粉剪开口，往碗里倒时，瞬间，豆奶粉袋脱手朝反方向飞出，啪！撒在衣服上，又掉在地上。我当时只觉得奇怪，没有多想，就去忙于清理衣服和地面。过两天，我还是照样剪开豆奶粉袋往碗里倒。这回更快，我还没来得及看清，豆奶粉袋已经从左手方向扔出去，在 1、2 米远的脏水桶旁，落在地上。我顿时惊懵了，呆呆的站在那里，脑海中立即出现师父的讲法：“问：发生食物中毒该怎么办？”“师：我们真正修炼的学员这种事情太少了。”“有的人碰到这种事情，那个碗都打碎了也进不了嘴。”（《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

我站在那儿含泪想：师父啊！您真的时刻就在我们身边啊！我怀着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去看看豆奶粉包装上的时间是否过期了？一看是快到期，还未过。我想那也别吃了，有什么问题师父最清楚。在我去扔时，碰到了识货人，打开看，他说这豆奶粉是假货，里边近乎一半是滑石粉。

听后，我这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对师父的感激没有语言能表达，给我触及最深的是：真的师父一分一秒也没离开我们，原来师尊为我们这样的操心啊！这么一点小事也在看护着！世上没有比得了大法弟子更有福了，我沉浸在大法好的幸福之中，同时也在为自己做的不好而羞愧。

事后我没有和更多的同修讲，只是与经常来往的几个人谈了此事，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稳妥的把握自己的心态，也怕产生欢喜心，又怕滋长显示心，只是自己默默的沉思。尽管想了好几天，也只局限于感激师父，决心今后要在师父的呵护下更加精进实修而已，根本不知道找自己的不足。

现在我在同修《信师》一文的启发下，再回忆这件事，我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真诚的信师不够，只是停留在道理上，表面化。既然师尊用实事见证给我，叫我深信师父时刻都在呵护我们，那么就应该做到：心与师一分一秒形影相随，一思一念法理相伴。要“弃其表面，只见人心”嘛。既然师父一分一秒都没离开我们，那我们生活上很多细节，都要做到敬师。